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TS 453/4436(4)

杲堂文鈔卷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上李鄴嗣著

壻萬斯備

全較

姚江黃宗羲選

男 瞰

奉答梨洲先生書

梨洲先生左右竊聞文章之事自司馬氏崛起于漢西京
古今文體至此而一變其後寢衰益靡于六朝歷八百餘
年而後韓氏起于中唐及五代之季斯文蕩然無餘更三
百年而宋歐陽氏作上下千餘年間而三君子者始得間
世而一出槩子厚曰退之生平所敬惟有司馬遷子瞻曰

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蓋斯文相接，譬若累珠貫錢，一索相引，固有如是也。歐陽氏既沒，斯文雖未盡墜地，然其言麗雜，不能一趨于正，足以接斯文之傳。豈圖當吾世而親見文章之盛，則自廬陵而後，五百餘年，吾梨洲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學，上本五經，旁羅于百氏，俱能採精獵微，得其本末，而復身執義于子劉子之門道，積內克其言，益霈然而有餘。晚年所作，不假繩削而盡合自然，變化日新，無復擬議古人之迹。其所造較諸歐陽氏實爲過之。且先生年踰六十，尙嗜學不止。每寒夜，身擁緇被，以雙足置土爐上。

餘膏熒熒，執一卷危坐。暑月則以麻帷蔽體，置小燈帷外。翻書隔光，每至丙夜，以先生所造，然猶老而好學。若此，此真古今人所絕少也。然以某觀先生平居所交一時名下士及諸筆疏往來，似俱以先生忠孝世門負海內人譽。徒外以品日相褒重，而未能確信爲昌黎廬陵重見。今日是猶瞻山巖巖而不知卽爲秦嶽，觀水蕩蕩而不知卽爲大海。凡人信名而不信實，良足嘆也。其甚者或謂吾文旣得所傳，濟南瑯琊自爲正派，卽韓歐復生，本非所重，則更末如之何矣。嗟夫，斯文繼起，其相去動踰數百年，寥寥斯世。

吾誰與語卽如以昌黎先生之才卓犖自命其文足以傳
百世無疑一時所遊從能深慕而篤信之亦有李翱柳宗
元皇甫湜孟郊張籍五六輩乃必俟其歿後契闊三百年
而歐陽子出始從故家敝篋中發其遺集讀之而後韓文
始大顯于天下是則斯文絕續之際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若某之獲交于先生則已二十餘年蓋從故人萬悔菴先
生所始得定交悔菴卽謂余言黃氏之文今日之歐曾也
余時年少稍學爲古文已私心嚮慕之然悔菴殊嚴事先
生每言吾輩若不自顧名節更無面目可過祝橋祝橋者

先生艸堂所在也及年來同黨幸從先生共發子劉子遺
書傳諸天下先生因請爲證使得遙附于劉門而先生間
出所藏諸家說經之書及點定古今人文集其辨別去取
一稟所論若黑白較然無疑至先生每一文出輒競相傳
寫屬筆揣摩思得放惠其一二獨某杜門慙慙苦夙疾荒
棄未能從里中諸賢時趨侍先生之側受其教誨然獲交
于先生最久凡生平出處大節及所事學術文章俱隱然
以先生在望心爲仰止得不實失此所不敢自昧其宿誠
者也而先生更稱某近年所作以爲可教手書獎策欲引

諸左右若不容口此豈某所敢當夫文章得失自有定論雖千載而後傳之其人亦當不至磨滅但當吾世而未有知我得聞同心之言雖其文竟足單行而隻輪孤權亦自迴遑柳子厚謂退之好收召後進此事固須汲汲今先生稱某之文至謂喜極而繼之以泣自傷孤另得此而一慰先生之意固將置我于李翱皇甫湜之間也然某則自謂其衰放不學雖灑掃先生之門猶慮辱焉所幸此中賢者若諸萬陳范六七君子其才俱十倍于某今俱彬彬在先生之門可謂極盛此真昌黎所欲收召而得之者也先生

于斯文之傳豈俟數百年後耶第非某所敢望耳第公還越中適值嘔血委頓不能報書火藥稍蘇輒一傾寫望先生愍其夙心終加篤勵幸甚幸甚

上梨洲先生書

梨洲先生函丈昨以書奉答意有所不盡欲舉先生之言以警勵學者敢再布書于左右竊聞古聖賢所以不朽者三造之爲道施之爲事見之爲言斯三者盡之矣後世儒者則謂存心養性以見此道所謂太上者也施之于事已次之至若見于言則末耳且尙此足以病道其持論多如此某則謂不然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不亦大乎自大易古尙書詩三百篇所記堯舜三代以來君臣盛德大業俱載之于言得以垂教于萬世後起者將從事于斯文必

本諸六藝折衷于夫子而始得與于文章之事故必先之以經學是爲載道之言次之以史學是爲載事之言夫道與事皆藉吾言而得傳則惟其辭之修言之有文若雲漢昭回爛然可見而後足傳于後世或謂顏子終日如愚而好學列七十子之首何必見于言某謂顏子獨無年耳使天假以曾思之年亦將有見于後矣然卽夫子所稱顏氏之子及其自發于喟然之嘆亦藉同門記之使千載而下尙得窺其絕學夫言之可重也蓋如此今學者稍從問道未知其中曾有所得否但見人親書卷輒以爲玩物見人

操翰輒以爲務華卽使彼稍窺放恣或有所解亦如螢火熠熠僅堪自照終生死于腐草間耳先生之言曰不善學者以想像恍惚爲究竟遂可束書而不觀而見窮經博文者便以爲俗學以不學頽墮之質閃匿姚江山陰學派之下非先生豈能洞見其荒陋也然立言之體不一而其有韻之文則爲詩今學者論及詩益以爲小道不足言某亦以爲不然夫詩本于三百篇固所謂載道與事之文也子思子中庸末篇爲論道之極而其微旨盡發于詩至矣或以後世之詩其言俳儷近于雕蟲纂組故不足爲然詩人

之言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遊衍辭工而理精無出其上此非併之始耶今
人謂既學道之後便可不費吟繹徒取先儒一二陶寫性
情之作奉爲典刑肆筆而出無復顧惜幾與禪門所謂頌
古說偈相類頓使風雅蕩然先生之言曰惡詩卽偈勞攘
于僧尼之杖拂亦既痛切言之矣夫人知學聖賢之道而
翻至放佚斯文陷于荒陋是亦可哀也已某年來苦宿疾
放廢于經學史學茫然無聞其言不足以爲信先生身任
吾道之重發于文章爲世所宗故敢舉先生之言以警勵

學者始知從造道之餘益勉力于斯文以其表揚聖賢之
學斯真吾道之光也惟先生更有以教之務進其所未足

翹企翹企

寄黃晦木先生書

晦木先生坐右某以苦風疾藥石蕭然人希至其門適先生同筇公過我手啓東扉歡情相接家人翦蔬治鮮分供二客茗酒雜行忘其草草萬克宗亦來因共止宿十餘日藜牀帷漏克宗夜取紙粘之三人對聽風雨某病喜尙可忍相與久語每至乙夜時有所撫掌至大噱不止是夕肺爲增劇及次日復能彊起蓋自獲交于先生款然良對得盡所懷未有過于今日者也先生嘗註易已十之七某間相執問先生爲發一二俱闕章句所未有曠若發矇足豁

人神智諸家墨守訓詁曾未得夢及先生偶舉離之九三
曰離當日昃君子進德修業此其時也若不善處此者有
二不過于樂生爲鼓缶而歌則過于憂生爲大耋之嗟憂
樂既失其正其道俱凶志荒于中何可久也某聞其言警
嘆彌日復退而繹先生之語蓋離以二爲中三近于二爲
日中之昃在未曰昃謂之小遷其至于薄暮猶未也且離
方兩作今日已逝來日猶有期進修及時不可失也今一
爲鼓缶而歌是未過桑榆便思絲竹陶寫拊缶而呼烏烏
終當以樂死者也一爲大耋之嗟所謂生年不滿百常懷

千歲憂戚戚終日遂若旦暮之人者也不此則彼其能久
乎是惟夫子之言曰發憤忘憂加我數年不知老之將至
抑之詩曰灑掃庭內敬爾威儀尙不愧于屋漏老而彌篤
此真聖賢之學也某少遭家難幾死年三十餘苦肺氣涌
幾死自後體中嘗不舒意思蕭散間取古人能怡然于生
死者記其事得數十人名曰達終錄今作五十公便買地
爲藏真處將手植松柏引素所周施人觴咏其間以送餘
齒雖不作大耋之嘆頗欲學鼓缶而歌今聞先生之言更
惕然而興汗流竟趾自念衰未至惛病不及頓儻能力相

身堂文錄卷四
九
僂。俛。尙。可。自。勵。如。徐。棼。民。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可。
以。爲。法。庶。幾。晚。節。豫。學。以。無。蹈。日。昃。之。凶。皆。先。生。此。解。能。
策。我。于。西。夕。之。年。也。餘。註。何。時。可。畢。望。先。生。盡。遣。諸。累。杜。
門。銳。精。以。成。此。書。蓋。五。經。復。興。盡。在。黃。氏。矣。初。秋。之。期。掃。
徑。而。待。冀。得。更。聞。教。誨。諸。不。一。不。一。

五帝本紀論

太史公作史記雖傳述古今而嘗自以其意見于叙次中
至爲帝王諸本紀質叙而已唯諸篇似無所致力可無深
考余獨三復之謂史公稱尙書載堯以來而今自黃帝始
蓋黃帝本紀實太史公之諫書也當與封禪書並讀即可
見矣自漢初學者多治黃老言至孝武皇帝時始鄉儒術
而帝更好言神仙神仙者道家之外乘也其言亦本諸黃
老然李聃一守藏室史避世而去時稱爲隱君子凡方士
所造荒怪不經不能與之附益足以動人主至軒轅古帝

大聖人又世絕遠可以極言附會竦人主之聽于是諸方士競進其說李少君曰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乃治明廷明廷者甘泉也公玉帶曰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黃帝作明堂上有五城十二樓命曰昆侖申公曰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乃得與神通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諸所進說彌衆大要言黃帝而天子亦遂喟然翹首

日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去妻子如脫屣耳其足動人主若此今史公所作黃帝本紀簡而雅質而不侈其叙黃帝修政一曰師兵二曰疆理三曰設官四曰定曆復舉其要曰治五氣藝五種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材物俱治天下之大本大經為萬世法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焉則僅一言及之不復道至後書黃帝崩葬橋山而世所傳鼎湖上仙及諸荒怪不經盡可不辯而見矣余嘗考漢書藝文志道家載黃帝書一百篇神僊家載黃帝書四十一卷所謂百家言黃帝俱一時方士詭撰以欺人主薦紳先生難言之

今本紀盡削不載而別于封禪書俱述前說而直斷之曰
海上怪迂之方士阿諛苟合之徒所言不經無驗者蓋一
以徵信一以斥誣使人主開卷惕然知黃帝憂勞聖人諸
所以治天下如此禮曰黃帝正明百物以明民共財大易
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六藝古文昭然可考故其
風教所被數千年不衰長老尙能道之太史公擇其言尤
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而凡封禪書所載方士之怪迂語其
文不雅馴當不使復陳于人主之前矣且上雖好神僊而
酷吏峻刑更相繼起人臣救過不贖史公特于老子傳附

以申不害韓非使知黃老之學一變而爲刑名其弊固然
也此其愛君之誠翻覆諷諫冀人主讀其書而有悟蓋三
致意焉後世曲儒寡聞淺見乃謂史公尙黃老負謗王之
名此真不善讀書者也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豈足與
尙論古人哉

李斯論

余讀史記李斯傳言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將西入秦辭于其師而斯所言惟在爭時赴利羞卑賤厭窮困反覆辯口而卿曾無一言半詞送其弟子卿真無情哉已復再讀至斯爲丞相置酒百官前壽斯乃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而後知卿之教其弟子在平日也夫斯之才在諸弟子中固當桀然自見且其志在馳騫度六國俱不足事惟當用秦然盡斯之才必能帝秦亦必能覆秦而斯貪持富貴亦必至殺其身而後已故卿以

此語數相告誡至斯異日尙不忌卿于斯不可謂無情矣
今將與師遠別宣言入秦乃徒侈其辭矜其色揚揚氣盛
畧無退然請益之言凡斯生平所學與得聞于師已顯背
之以此人之才而始出卽如此其足自禍禍天下益可信
故卿遂默不發聲但聽使去蓋至是而卿始絕斯矣余觀
荀卿書其論秦曰地廣乎舜禹威強乎湯武威動海內強
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凡用儒粹而王駿而霸秦
無一焉而亡秦之喪于二世卿已盡言之俱爲李斯而發
也而斯所以用秦竟若舉券而合之卿之言曰僅存之國
危而後戚之亾國至亾而後知亾至死而後知死不可勝
悔也斯之喟然而嘆亦知蚤悔矣然竟持爵祿之重聽高
邪說自謂不能死而卒蹈於酷死不亦哀哉或曰物禁太
盛卿旣言之矣然持滿執盈古人之道卿何不以教斯也
余曰卿嘗述夫子之語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豈斯獨不聞耶嗟乎
李斯始羨肥鼠終死狡兔斯之耽耽富貴至死亦禽鹿視
肉耳斯其猶人哉

留侯論

張子房與客徂擊秦皇帝中副車蘇文忠公謂子房以蓋世才而徒出于荆聶之計故圯上老父教之能忍以就大謀余謂蘇公此論非能得子房之大者也蓋子房善學問人也特以先人相韓五世盡散其家財圖上爲大父父報讐強秦而子房中嘗學禮淮陽禮曰父之讐勿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子房初開卷惕然有動于中卽義不可忍且秦方自極凶威海內方頰首囚氣莫敢與抗此非有隙可乘所當彊忍以待者也卽秦皇帝能居禁中不出亦

無如何今幸其東遊遂與所結力士奮擊之道上雖誤中
副車已足挫其聲威先奪其命使六國之遺臣故族死氣
復揚數年之間姦馳贊歎子房自謂使天下震動政在此
時史曰初發難自陳涉而其實倡于子房也夫儒者學
經。躡。躡。循。其。末。節。子。房。人。傑。讀。書。能。知。其。大。義。所。在。余。故
謂。古。今。善。學。禮。未。有。過。于。子。房。者。也。觀。子。房。從。老。父。周。旋
應。對。宛。然。侍。長。者。杖。履。蚤。暮。子。房。真。禮。讓。人。也。豈。俟。老。父
教。之。哉。獨。是。秦。皇。帝。方。大。怒。求。賊。甚。急。而。子。房。已。與。力。士
俱。去。從。容。步。遊。坦。然。若。無。事。可。謂。甚。奇。喜。其。事。俱。在。北。上

授書以前使不。然人必謂其從老父得神術幸脫身矣然
則子房之奇殆亦天授哉

曹相國論

曹相國治齊以厚幣請膠西蓋公既至相國避正堂舍之
卒以其言治齊大稱賢相夫大臣禮賢用其言爲治事多
有。何。至。虛。其。正。堂。不。敢。居。以。舍。長。者。奉。之。爲。師。是。則。蓋。公。
所。以。贊。相。國。治。齊。不。亦。大。哉。余。則。謂。蓋。公。非。能。有。益。于。相。
國。也。蓋。公。但。能。心。會。相。國。意。耳。夫。相。國。以。列。侯。功。臣。第。二。
身。相。大。藩。豈。不。能。自。以。其。所。治。治。齊。而。必。盡。召。長。老。諸。生。
與。議。此。相。國。之。讓。也。然。相。國。雖。集。諸。儒。與。議。而。其。大。指。在。
安。集。百。姓。如。齊。故。俗。相。國。但。以。此。質。之。諸。儒。耳。而。齊。自。稷。

下先生列大夫高議康莊之衢談天闕辯尚有餘風彼親見相國徒善攻城畧地齊七十餘縣俱爲所下以戰功起家非能渙達事體而其言復無甚高論足以服諸儒之心故所言人人殊亦齊故族使然也于是相國聞膠西有蓋公其人名重齊人所共聞而善治黃老言可用以爲助因使人厚幣請之一見與語而蓋公已心知相國意遂爲言治尙清淨合道相國卽處以丞相正堂身執弟子禮使齊人共推爲老師祭酒如其故事相國因謂盡用其術治齊九年齊國安集其奏治遼如相國初議蓋相國惟藉蓋公名崇其禮以服齊人而蓋公亦自泰然處之不讓蓋兩賢各以意相會其溪相得如此異時相國入相漢治天下壹遵蕭何約束載其清淨然則相國初奉蓋公後奉文終公其意一也余嘗讀齊世家言太公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周公問之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今相國所以治齊亦然相國復前奉一太公望也豈伯敬亦嘗讀書哉

范亞夫論

君子論史至楚漢之際曰若西楚范增可謂忠其主矣夫
人臣之義秉一心而不變而成敗不與其中者也方劉項
並起漢將相若淮陰曲逆輩多裴徊兩主間朝事楚暮事
漢能善審成敗以決去就此所謂智士也非忠臣也居勦
人范增初以奇計事項氏及項王畧地至戲西兵四十萬
威震天下其跡霸上軍直俎肉耳當時強弱之勢昭然易
見卽淮陰曲逆諸君尙未卽就沛公也乃亞夫獨謂沛公
入關行仁義其志不在小吾望其軍皆爲天子氣是惟亞

夫能豫知沛公其人非常。迨天所命也。此誠不以強弱論人。可謂非智乎。且當時成敗若博者。然非此勝則彼負。亞夫能識沛公則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亦已明矣。不可謂非智也。而乃說項王使急擊之。夫天命不可爭也。天子氣非可擊而散也。亞夫明知沛公志不小。其氣俱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而仍使項王急擊。勿失此。其心惟知有項王也。不以成敗與其中也。亞夫可謂忠其主矣。項伯馳告子房。招與俱去。子房曰。沛公事有急。亡去不義。漢之有子房。猶楚之有亞夫也。其人俱非淮陰曲逆輩所可望也。

議者乃謂亞夫徒以奇計自居。昧于天命。不知亞夫非不智也。以忠掩其智也。君子曰。若西楚范增。斯足稱骨鯁之臣矣。

萬氏一義傳

鄞有女子而烈丈夫行者曰萬義。顯字祖心。余嘗讀萬氏家乘所載國初四忠三節一義諸傳。其一義謂義顯也。義顯祖明威將軍斌。初從高皇帝起兵。後北征。力戰歿于陳。父鍾襲寧波衛指揮。死。遼國之難。有一女二子女。卽義顯。子曰武。曰文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則鄞人所祠。射龍將軍者也。將軍嘗哨桂門禦倭。乘夜坐樓船。遙望見兩炬如礮。礮光射海水。漸近。將軍意謂倭艦。引大黃射之。應弦落。其一炬則龍睛也。龍驚翻海水。數十里樓船盡覆。

身堂文錄卷四
將軍亦乘潮上下爲神精響常見土人因共祠之將軍旣
死母曹太夫人在堂嫂陳夫人無子而將軍妻吳夫人有
遺腹無何免身得男曰全時祖心以慎擇偶盛年未嫁適
有議昏者祖心因見萬氏門祚單微迺喟然曰吾家三世
死國事者四人俱不得寸骨還葬今三嫠婦王家而所遺
孤在乳下微宗血脈之係在此一兒吾若行則復失一臂
萬氏其危矣且吾以一女子畢身不字其所損幾何古人
曰立孤難吾彊爲其難者于是謝媒氏絕不通而家人亦
思藉祖心力遂不奪其志祖心爲人甚賢而有智日夜同

三夫人撫兒兼治家營立門戶親機絞暇則焚香而坐寫
孝經女誡各一通閨門內外肅然全年及成童遂嗣父官
時曹太夫人尙無恙手書訓示全使勉力忠孝善承先人
而祖心更使全習古兵法并歷叙先世諸戰功及死事狀
如見每全退食輒詢其所行得當則喜語言異他時稍不
合卽怒爲之不食全長跪謝不敢乃已由是全感激更爲
名將後三夫人者俱高年祖心亦逾七十乃卒垂死顧謂
全曰而無負國家吾得下報先人矣全哀號喪之若妣復
手表其墓曰全幸得自成立奉先人祀麤知臣子之道俱

身堂文錄卷四
三

奉姑教也。後萬氏子孫祀祖心，使與射龍將軍列坐奉嘗，世不絕。

楚史氏曰：余既讀萬氏家傳，復觀其遺像列世冠冕，惟射龍將軍像戴兜鍪，朱纓撒首甲，而臂大黃，狀若天神。及觀祖心像，大布衣，頭裹男子巾，色慄慄，懷霜無婦人氣，爲肅然久之。噫，何其多奇也！近輯漢語載壽陽女子張雨蚤喪親，遂立志留養孤弟，二人教使通經，起家兩竟，終老不字。此其事與祖心絕相類，卽古列丈夫亦奚讓哉！

後五詩人傳

後五君其人，風格益奇，而身後詩文並失傳。里中亦漸不知其名氏，蓋由隆萬以來，吾鄉文章之事無主之者，遂使諸賢任其淪沒。余爲苦覓其遺草畧得生，平日胡處士一桂、吳山人士璠、全公子大震、吳先生應雷、孫山人儀。

胡處士一桂，字百藥，萬曆中詩人，隱居不仕。余初見甬東詩，括載百藥詩九首，風華高綺，自然可愛，爲錄存八首。意中歆然，思得盡百藥詩，徧覓久之，復從友人聞崑泉所得。

其四言詩一卷奇文與義識學兼造當是焦延壽一流爲
後來詞人所絕無者讀之驚賞彌日其思得盡百藥詩文
益甚既而知百藥死久矣有子曰傳字麟翼亦能詩周貞
靖先生束芾山中麟翼常往來其間佛燈魚鼓時與共之
麟翼來則負一橐中藏百藥遺草及所輯三百年典章四
方文獻凡二十餘帙麟翼時與人誦其父詩及他所著作
欲去卽負其橐去山中人無爲錄存副本者今麟翼亦死
矣求其橐中書絕不可得余每屬人入山覓百藥遺草至
跪請之近乃知麟翼有女嫁爲農家婦在山中往問其家

云前四五年尙有殘藁數本在織筐中今漸裂盡矣唯鈔
得麟翼詩數首嗟夫百藥竟已矣夫以百藥之才格義理
通古今使盡出其一生所作當有可觀而奄然散佚使名
氏亦并不傳能無惋惜雖然自數十年以來斯文板蕩海
內著述家盈篇巨策固有爲天吳所沉爲祝融所酷爲長
恩所不守爲鐵脛銅馬人所蟻其刀血遂已過如列缺棄
如焚蕪飄如飛廉蒼狗無復落在人間正不知多少今百
藥猶得存此一卷詩使後世與易林繇辭並讀人風放惠
愾想其餘斯猶百藥之幸也且余于百藥力亦盡矣

吳山人士偉字潛玉號曰笨子爲諸生數試有司不利遂
挾其詩客都下足跡徧吳越豫楚間常自負才氣喜與奇
人魁士交人亦翕然稱之嘗過文江時鄒南臯先生方歸
里門笨子上詩有日到來天地傷多事歸去江湖尚有人
一時誦之鄒先生爲叙其遊草曰文江詩選笨子老客溫
陵食荔支甚酣數日中作詩百首名曰荔品百詠余所見
笨子詩此二種而已聞其他著作甚多苦覓不得客有過
余論詩者曰先生甚喜笨子詩何句最佳余謂笨子詩如
日身老喚人看國色此語意極佳亦極可歎余近來看年

少○中○奇○文○字○自○顧○衰○年○不○能○爲○揚○聲○輒○呼○諸○名○士○讀○之○坐
上○有○名○酒○以○病○欲○飲○不○得○使○吾○友○盡○觴○望○高○崖○峭○壁○患○氣
不○能○上○促○同○遊○健○者○造○其○勝○俱○與○笨○子○同○此○懷○也○笨○子○又
曰○寶○刀○出○土○懸○空○壁○老○馬○隨○人○看○種○田○詞○義○亦○極○恍○愴
全公子大震字二何玄洲學士次子也少負異才治詩古
文詞精書法身既貴公子性任誕復爲吳中勢人壻婦裝
數萬二何隨手而盡里中陸文虎先生最持標格獨心折
二何與通婚姻既七試不利家日貧落托因作客長安中
久無所遇益放浪自廢其後竟客死故人家識者哀之余

少時嘗見二何樂府七言律十餘首詞甚橫絕可喜及余
客白下館太常莊漢曉先生官舍中見二何數造門莊先
生必爲設食將徹出袖中一油楮褰其殘炙去率如是其
客窮至此相去三十年余始選甬上耆舊詩因憶二何諸
作從里中徧索其遺草所錄示率皆俳譌漫語與余向所
喜絕不類久之乃自其從弟完白所得二何存集十帙之
四悉發而讀之見其詩文雜鈔畧無去取卽訟詞要曲詈
僕罵鬼滄唾夾恩無不錄其中二何自題卷首謂萬不許
示人使後生輩得入其室窺見老生生平其語良是余因

念二何平日詩文旣不能自慎擇所僅傳者又俱其晚年
譁浪幾使老氣盡掩將來風雅豈尙有二何一坐心竊傷
之乃特爲洗硯正席取四帙中詩審定之惟存其本色蒼
健者三十首其餘刪抹至盡然後此老身後精響始大白
于天下若自今日始得一詩人焉憶初冬梨洲黃先生相
過見余選里中詩輒問所錄全二何多少蓋黃先生猶記
文虎之言也余時尙未得二何一詩默無以應今日始可
以答黃先生矣至余少所見二何詩終無一在者乃知所
亾六帙正有妙絕處行苦覓之第余于二何詩卽未得盡

存其可傳者而已。得力去其必不可傳者，此則余愛二何宿心也。卽二何而在，當許以此卷示人矣。

吳先生應雷字鼓和號曰青寰，爲諸生家貧授經。世居甬上，凡甬上諸生無不出吳先生門者。先生雖日爲諸生論說治經生業，然几上獨置杜工部集，每歲以反故紙立一冊，凡有所作輒書冊中。有事則藏諸巾箱，方去卽其家子弟亦不知先生日何所作也。久之先生故人子及諸生與其子謀俟先生去竊發其巾箱視之，則其所作詩艸也。紙背中淡墨禿穎，幾不可讀，因各取一冊疾書之，仍置箱中。

此後見先生裴回戶庭間，口吟手畫，始知爲作詩也。然絕不以示人間人，論詩輒不答。唯見人以詩書扇上贈人，輒蹙額曰：奚自苦！但持一素扇贈人，亦得生風。奚重廢筆墨爲竟藏其詩？至老且死，終不自言。嗟夫！吳先生生不得與葉鄭朗楊伯翼同時，其目中所見鹿鹿誰足與語？故獨抱其詩，井枯壁壞，蠹魚飽篋中，終不肯使單章隻句輕上俗人口。此其力堅其志，矯寧身後千百年，得有一人知己，不恨亦可謂介之甚，果之甚矣。去先生二十餘年，余始錄甬上耆舊詩，適允誠出宿錢氏，錢氏賢者二咸戒三卽先生。

故。人。子。因。出。鄉。所。錄。詩。數。本。夜。讀。之。中。有。經。吾。友。錢。退。山。
點。定。者。允。誠。爲。驚。喜。錄。百。餘。首。來。賞。嘆。彌。日。卽。余。門。中。向。
與。先。生。往。來。者。聞。其。能。詩。俱。大。詫。不。信。嗟。夫。吳。先。生。誠。異。
人。也。雖。然。先。生。身。後。甫。二。十。餘。年。侯。芭。尙。在。已。有。能。讀。太。
玄。如。張。河。間。者。吾。知。先。生。更。喜。過。望。矣。

孫。山。人。儀。字。象。可。世。家。三。茅。象。可。自。田。間。起。年。十。七。爲。諸。
生。時。櫟。社。長。嘉。則。先。生。郡。中。名。薦。紳。余。君。房。屠。長。卿。沈。箕。
仲。諸。公。尙。無。恙。象。可。徧。造。其。門。歸。益。精。治。經。史。學。馳。騁。古。
今。習。國。家。典。故。旁。及。稗。官。星。緯。二。氏。家。言。無。不。搜。獵。數。試。

有。司。不。利。客。于。京。師。當。事。欲。論。薦。其。才。竟。謝。歸。象。可。性。廉。
介。自。持。初。學。爲。詩。不。喜。摹。唐。人。音。格。見。當。世。所。稱。前。七。子。
後。七。子。輒。唾。之。喜。在。佳。山。水。間。每。所。過。酒。家。梵。舍。常。作。詩。
題。壁。不。署。姓。名。時。周。貞。靖。先。生。方。爲。孝。廉。偶。過。某。寺。見。壁。
上。句。一。讀。驚。喜。起。拜。因。日。誦。其。詩。初。不。知。所。作。何。人。也。後。
周。先。生。中。進。士。出。官。嶺。外。聞。象。可。名。因。延。與。同。往。兩。人。舟。
行。相。論。詩。甚。驩。一。日。象。可。出。所。携。借。竹。樓。集。周。先。生。發。卷。
見。有。題。某。寺。壁。詩。卽。舊。所。誦。句。也。更。大。驚。喜。重。起。拜。由。是。
兩。人。恨。相。見。晚。其。論。詩。益。歡。凡。所。唱。酌。有。一。語。稍。近。世。人。

輒動色相告務力去之至于三濯髓方已周先生方刻象
可詩粵中謂吾費民間數片木傳孫先生詩亦不損廉會
以事忤勢家解官遂不果象可歸卒于家年八十餘聞所
著借竹樓集甚多不得見唯得其清海吟二本爲周先生
所點定余錄其不甚拗僻者得二十首

石梁李先生傳

先生名奎別字石梁世董人少爲俠常白日殺人市中得
脫後十餘年始歸更折節好讀書通大義尤工于醫上自
內外旁經以下至諸名醫家言無不畢覽心揣手追盡得
其妙故先生所爲醫能窺見藏府所全活不可勝紀然先
生終不自言凡先生所定方無不原本經術善變化古人
一日余同舍生偶墮指爪几上長寸許遂誤吞之噎喉幾
死諸醫者俱不能下因走問先生先生曰試剪諸君指爪
煨服之可銷也已而果然余問先生曰此故方耶先生笑

應曰不然。此內經所謂衰之以屬者也。聞者畢服。先生尤好古金石器及收近世諸名公墨跡。所居植草卉數十百種。手自培灌。喜交一時名士。望其冠杖。無不欣然相接。當甲申前二年。先生過余艸堂。止宿劇譚。及夜分。先生從容謂余曰。江南行及亂矣。吾老或蚤填溝壑。不見子。宜善藏其用。可蚤卜山居。得壤地十畝。植藥味果蔬。足代穀食者。因條次物性及所植節候。計一歲可克。十月糧。余時心然。之後二年。國難作。江東起兵。先生適已。卒年八十三。杲堂氏曰。余尙得交先生十餘年。先生蓋有道者也。然里

中雖知重先生醫。俱相指曰。是能治危疾者。病必垂死。始一延先生。先生力能起之。或知其必斃。心不忍。彊一投齊。而竟不可治。于是前所雜治之者。遂背譁曰。李先生殺人。悲夫。天下事使庸者試之。已壞。然後使善者救之。則已壞矣。乃曰。此善者終壞之也。悲夫。

女兄文玉傳

女兄文玉先儀部公長女也先邵太孺人年十九而舉玉
生數歲知書能辨古今大義婉婉常依膝下太孺人難于
得子年三十甫舉一男復失祿太孺人驚患怔忡數年復
妊玉念太孺人中年恐所舉非男病瘁發且不可保日夜
禱于天至臨免玉身踞井水上仰呼天脫聞母疾作輒自
溺井以身代及免身果男卽某舉家相賀玉愛兒與太孺
人遞抱持方某五六歲未就闕玉日與某畫地共擗小几
席教使操筆解字義與讀史本忠孝事三國小說發兒神

智玉年十九歸東臯丘氏丘本右族與郡中大家世通姻
姑陸太君寡居善以財自衛能持門戶婿讀書然富家兒
性豪喜鮮衣從蒼頭所往來過客盛供張玉入門善覲太
君意三日卽盡出廩中所有簪鈿華勝他金玉華袿縠襦
唯太君所宜卽取之太君大喜曰吾只一嬾得如此吾足
自娛矣玉事婿益順初太孺人使一婢從嫁旬日間僕自
丘氏來太孺人問新婦何所作曰方擁篲掃卽問婢安在
曰與婿坐牀上太孺人怒呼婢歸撻之更遣一婢往未逾
年玉更使此婢爲婿妾諸丘氏宗屬內外無不稱婦賢會

婿將就試台州舟楫甬江游諸人俱爲祖行婿微酣登舟
行不數十步忽大風起船覆同舟十餘人俱溺水婿家有
一僕習潮能出沒海中是日亦大醉從水中尋抱主不能
躍遂同死其餘俱得出唯婿主僕二人逐潮併失其屍玉
自東臯聞信驚號二十里遙望江潮輒舉身踊赴水爲左
右所持哭呼江上三日夜不沾勺水乃復奔至江口對蛟
門狂呼忽有一屍與潮冉冉來逼哭所輒逆不流小舟爭
漉之果婿屍形狀猶未壞可辨須臾併得僕屍玉爲治含
殮如禮哀慟屢月不輟聲適有舅某來眎玉私慰女曰兒

甫逾二十甚少可徐作後圖奚自苦玉聞言恐有奪其志者輒自取火鑠面斷被髮髻割四體取所御珠玉釵珥撒道上裂其綺繡數數騰跳奔江上家人禁不使出時夜起騎屋瓦作招魂聲如是狂歲餘力既盡乃忽僵爲瘖不動不飲食自喉下至腹結如石如是復歲餘先公徐謂玉曰前舅言大懼豈有吾門女子可作異圖但汝上有寡姑且丘氏之後未立此俱汝大事汝能聽我彊藥食俟他日事成卽聽汝着逍遙服自老亦可也玉始首肯先公乃煨礫石爲丸日進二七復歲餘體中得漸復然遂不作嬾裝斷

肉食常幅巾衣大布衣往來姑家父母家人見女苦節過厲無不哀感至泣下時先公三上公車不第久客于外先大父叅軍公王母史太夫人年俱八十餘玉時代父起居丘氏宅臨河多水族玉日使人伺舉網得鮮卽馳奉史太夫人餐太夫人嘗患痢玉日侍稱藥扶臥起發跡廡牖諸孫曾十餘人俱從玉問太夫人痢下色紅白已得糞未病幸止及先公中進士出爲潮陽令將之官陸太君曰婦性至孝今父母俱之官嶺外倘異日婦念親宿病復作奈何今吾尙未老可自持婦但從之官舍得出門散懷可也踰

身堂文錄卷四
三年玉歸玉爲久疎太君寒暄奉事彌謹太君病頭瘟玉以臂枕太君太君眩不省玉瞠伺太君氣息不敢動踰三日太君薨見身仍在婦臂中相持而哭後二年太君卒玉已前爲太君起墳以壻附葬爲墻植松栢立從侄一人爲後玉謂某曰吾自爲丘氏嬾姑婿待我並如上客今得爲立後諸事粗畢但從汝求一女爲所後嬾兩家世相依使丘氏門不墜吾藉可報先人地下矣某敬諾請以長女爲子婦已嫗再立一子更以次女爲其婦玉從此蕭然不復問家事矣未幾國難作郡中士大夫獄起先公械至虎林

某亦繫蛟關艸堂俱籍有司太孺人而下出棲旁小舍中玉匿余一女于家日具飲食供家人與太孺人謀得金錢遣人微從先公給用及某解鎖奉先公匱還葬畢玉更謂某曰先公昔許我吾自立丘氏之後卽思出世不圖復遭國難今先公已盡臣節汝幸無恙得爲鮑永李燮大義一門吾但當着逍遙服自了吾事卽太孺人念我尙可相見無憂也家人以玉志堅不復強留玉遂入山自去髮爲沙門是年四十有二僧臘以後見外傳
杲堂曰某少時見姊悲號而夫屍行于江壹何奇也及其

毀體髮陽狂復爲瘖三年以自厲其苦節示不可奪此誠
古人所甚難者也彼爲人臣主亾而事二姓斯義不及女
子矣。

梵大師外傳

梵淨大師諱入宗卽某女兄文玉也事見前傳師生有奇
慧能通釋書數歲出痘甚稀未幾復出熱發瘖所言皆若
禪門偈橫口而出年十九歸丘氏踰年輒置所媵爲壻妾
常思出世及壻溺于江守志厲陽狂欲從死爲瘖三年先
公諭使立丘氏之後卽聽出家師乃彊食起裹髮作道人
衰時年二十三嘗從先公官嶺外自閩之粵陸行十餘日
師念輿夫勞置錢數緡輿下初過市輒語輿夫曰汝能飲
幾何吾輿中有錢任自取輿夫爲取數百錢縱飲匿其餘

如是日日使取之與夫慚取足市飲而已至行盡悉以所
餘錢散諸役夫後吾鄉人道由此無不述其事師喜讀六
祖書得其妙理在官舍日遙望曹溪上瓣香先公為小築
東山供六祖相償師願有客饋神守數頭師放諸池中水
深後復放之師每臨池作梵語施食俱浮出水面及師將
歸以巨筐置石沈水中咀曰吾去汝曹恐不得生若欲活
可自投筐中須臾引出筐諸驚悉在乃更放諸海嘗見道
上所棄壞菟器其底俱書某年製師驚曰此國家年號豈
容踐踏為拾置一巨箱至滿及抵舍先以橐歸丘氏家人

竊謂師自嶺外來所裝必金玉重器私發之則磁底而已
俱大笑師自歸為丘氏立後起兩世墳稍畢即不復問家
事性閑曠于世無所相關嘗大書于壁曰心纏諸法故諸
法繫我我心無纏則萬繫斯解見者以為名言丘氏固世
以財名于鄉及師善施他遺貲俱盡唯餘所居宅雕欄綺
戶一夕為火焚師在郡中聞之撫掌曰吾自此胸中無一
瓦一礫矣誠可賀也初師起精舍山中與趙夫人居山翁
和上題曰在中菴自先公殉國後即辭太孺人出家居此
菴方薙髮時聞空中奏梵聲堦前驟長神芝數本相從披

衲者十餘人師少叅密祖亦事無能律師後從白雲鹿門
大師受戒徧禮名山諸大老宿弄妙心蕭散自得每入禮
方丈譚笑相對見學者強作問答輒笑之曰此吾本分事
且須自了何至沿門徧乞諸公喜其解脫俱稱爲上器嘗
謁山翁老人是日諸大弟子集座下老人指師顧謂門人
輩曰爾曹雖出世稱善知識然此中瀟灑俱不及此道人
有一侍者某本名家子初出家老人使爲師禮足例沙門
不拜比丘尼老人獨言此道人豈復有男女相所當展敬
奉爲人師其推重若此自後從學者日衆乃于城中構爲

戒珠菴使巧匠作諸佛像師曰彼匠家能持一片木造爲
莊嚴此其目中腕中已先具一大人相也便當以佛事之
因晨夕向之膜拜供以上客饌以是諸寶相成並極滿好
師每入山所過小淨室蘭若俱爲立像建刹旛凡作募言
不自量有無必諾所請嘗爲東林僧營金錢得若干造西
林僧至師謾問之曰曾爲上人許作某佛事否此僧亦謾
答曰有之未及請耳師卽盡取金錢與之次日東林僧至
師笑曰無矣且俟異日曾有一沙門論師曰梵道人作檀
那不必常有而所施已徧若必待其有然後許必待所許

然後與便非此道人。事矣。聞者畢服。且師行施。不僅在釋
門。嘗云。供三寶。與供貧病。同出一田。何分彼此。凡宗族內
外。待師舉火者。日有數家。余所往來。各士共貧者。更念之。
不置。晚年已嗣法。天童然宿愛閑放。見同輩中。執拂從一
杖。卽避之。每做衣入門。必有兒數輩。從索果餌。或自拊掌
唱。蛾眉最苦詞。使群兒相和。諸近事女徒。各製方袍巾履。
作供師。欣然服之。數日後。卽仍做衣矣。余有贈師句曰。壞
衣山鳥識。空盜路人知。師笑誦之。謂此二言。能善狀人也。
已適得微疾。遂斷食。月餘。起盥沐。作辭世偈一首。怡然而

逝。卒時所服衣。被什器俱。門人物。惟餘質帖數紙。方師病
中語諸門人曰。天下卽兵起矣。善守我佛相。如是日言之。
時爲癸丑末秋。後數月。兩浙俱被兵。戒珠菴亦割爲營舍。
雖供佛一區。僅存始追味。師言得年六十有八。僧臘二十
七。

杲堂曰。某已作女兄文玉傳。復作梵大師外傳。以其出處
事不同也。嗟夫。師在人中能執古今大義。其出世復得釋
門第一義。他離離絕塵。則俱在人外矣。余特爲重叙。冀得
畧存彷彿。終不能舉十之一。如其人固斯世所絕無者也。

李美蘭小傳

李美蘭鄞人杲堂第二女生于粵之潮陽少奇慧善解書
義性孝處父母側婉婉迎人率常著大父郝前時余姊梵
大師尙未出家有鬘子曰瑜字觀日遂以蘭許之及蘭年
七歲家難起先公械至虎林余銀當閉蛟關破櫪中艸堂
盡籍有司家人出依傍小舍蘭每問父今在何處輒慟絕
禁口不肯食家人苦相譬解乃日進薄糜數口終不啖飯
餌及余破械歸幾七十日蘭牽父衣相持哭是日始一餐
余憐其幼志爲作烏夜啼引使蘭日歌之音最哀切輒泣

下蘭稍長益從余讀書達大義余宿有肺疾前歲更益大
涌幾死蘭侍余日手拊余背不解帶數月每午夜出露禱
北極百叩首願以身代梵大師延高僧十餘人爲余懺過
蘭出禮佛脫簪珥徧拜諸上人涕泗兩面無不奇之年十
八始歸觀日性固婉順與觀日相得驩甚丘氏固大姓宗
人數千無不誦新婦賢者次年五月閩中樓船泊海口東
臯被搜牢流血百里時余久移家入城觀日卽居余艸堂
去城二十里兵驟至倉皇無計乃與丘氏宗人各載一舟
共匿曲港間俄傳有健兒數輩尾至隔數百步外遙見白

刃爍爍然蘭顧謂觀日曰事恐矣君但疾行毋顧我毋顧
舟中衰觀日尙未卽去蘭起趨語曰丈夫子奚不蚤自決
此無益徒共斃耳若不行吾當先赴水觀日乃去不顧蘭
望觀日行數十盞始與一姥共輕身躍登岸更從他道行
俄健兒至見舟中滿爭解橐中裘分之遂無意追逸皆因
得脫而丘氏宗人各攜重囊相牽顧死者百餘人余時已
遣人四出迎蘭歸觀日亦來爲具述蘭語家人大驚曰蘭
在家爲文弱女子不意今段強斷乃爾或謂觀日曰君卽
先去亦當稍卻顧且金玉寶器可少挾要中奚至裸身來

耶蘭笑曰觀日正藉有此古今人不得全身率坐欲保妻
子不能自棄財耳聞者畢服蘭竟依父母居是歲冬以疾
卒年十九丘氏李氏皆哭諸凡識蘭爲人無不垂涕蘭平
生與余語款款不能止及垂死二日中竟不發口梵大師
曰此兒至孝大忍情恐遺語益傷父心耳
杲堂曰余見近日士大夫平居談天下事奮衷忼慨聞者
太息及稍遇變竟細繞不能自決卒致顛墜盡然矣况難
起倉卒白刃在前而蘭以一少女能烈然內斷卒全大義
不亦難哉自可以媿天下矣

二僕傳

余家有二僕一曰任瑞一曰孔瑞任體長能飲解音律性
甚黠喜逐輕薄兒遊孔狀黑絕短小而其中猾母弟俱依
余家余家待此兩人俱甚厚及亂後此兩人以余家失勢
遂謝去任僕投海道門下爲夜不收孔爲某副將營健步
其後先公蒙難械至西陵余亦身坐繫太夫人使人持金
錢微隨先公爲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因乘醉呼王人名
謾罵欲遮奪所持錢余故人在西陵圖援先公者俱徙舍
避之竟分所齎財方已而孔僕在家時引營中二夥將突

入余家強取器物去復爲告匿狀投副將逼取余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兩賊畔主之惡至此未幾某副將移守台州孔僕從行間使其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塗中一人刀笠負囊稍稍相就與語知各爲某營健兒齋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舍對飲臥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買酒挾囊中取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燈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渡江吾待後曹須半日次午與若期飲吳山某酒家孔遂與別而孔有一子在省間與父遇大喜因共齋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書忽

大怒立命人俱拽出斷頭此僕惶急不得辯一語父子頭已竝落蓋塗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謀者持諭降檄方夜半酣寢時已潛易之矣任僕爲夜不收數年以罪逐除糧任日喜縱博大嚼室中罄然至是貧益甚鞮笠俱償酒家苦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一榻上無面見人一日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水面有一屍抱一陳屍並浮出其一屍卽任屍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遇一故酒徒與飲得醉歸黑坐湖上橋意謂其家榻上仰臥墮礚橋下石故其屍腦碎或曰人有溺水死者其魂

常爲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口爲鬼拽入水中故與相抱出二者俱有可信

杲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卽彼亦不自知其所以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畔主賊是亦大奇也藉以余之弱力而手此賊斷不能盡其罪若此噫乎可畏哉可畏哉使不其然則廝兒竈下傭俱得日侵其主人矣

